

新华社中青年记者

通讯选萃

蒋耀波 张持坚 谢金虎 编

新华出版社

新华社中青年记者

通讯选萃

蒋耀波 张持坚 谢金虎 编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92) . 2

新华社中青年记者通讯选萃

蒋耀波 张持坚 谢金虎 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插页 1 张 261,000 字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074—9/G · 767 定价：7.20 元

目 录

· 龙文彬 ·

从苗寨走向世界——记苗族蜡染艺术家杨金秀 (1)

· 余曦 ·

101震荡 (7)

· 王进业 ·

这里市场永不疲软——关于农民渴望文化生活的报告·时代的效应——看几位农民企业家的名片册 (15)

· 张百新 ·

牵来“天水”下青岛·从牧羊人到科学家 (21)

· 罗苹 ·

一场无声的较量 (30)

· 郭素芝 ·

一位共产党员的崇高追求——记石家庄市郊区市政工程公司经理李其昌·“灭鼠大王”传奇 (36)

· 卢殿洛 ·

他们怎样实现年出口超亿元 (41)

· 李石元 ·

为了那块神秘的国土——记“墨脱戍边模范营” (50)

· 申尊敬 ·

大漠石油魂 (59)

· 陆斌 ·

鸣笛,为“上海”轿车送行 (70)

· 褚庄青 ·

沙漠邮路——记蒙古族乡邮员巴音都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事迹	· 凌老师,山区人民怀念你——记献身宁夏山区教育事业的教师凌贻勋	(76)
· 吴晓波 ·		
小镇“战事”	(84)	
· 吴国清 ·		
陕甘宁,隆起希望	(90)	
· 衡志诚 ·		
李炳章和他的藏族妻子·县委书记的“陋室铭”——记昭平县张广山同志享受在后的事迹	(96)	
· 凌广志 ·		
忙碌的活佛——记呼和浩特市政协常委扎木苏·“倔”法官白来德	(101)	
· 周晓农 ·		
如今夜郎不自卑——记贵阳海光皮鞋厂·总书记,我们看上电视了	(106)	
· 刘子富 ·		
铺路石之歌——记贵州省纳雍县二中教师朱辅治	(112)	
· 胡宏伟 ·		
荒山泪——一个承包大户沉浮录	(117)	
· 夏林 ·		
国药当归——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笔记	(122)	
· 刘光牛 ·		
高原苦恋——江苏支边青年袁建民的人生之路	(131)	
· 陈焱 ·		
走出沙漠	(144)	
· 田炳信 ·		
中国商都风采录——关于广州的传说	(150)	

·解国记·	
中原生猪封锁战的是是非非.....	(163)
·田舒斌·	
洒泪，为矿长送行·龋病透视	(167)
·张锦·	
魂系大漠——记献身大西北建设的归国侨胞、共产党员 石庆辉·踏遍六盘情未了——记优秀共产党员、宁夏固原 地区医院名誉院长王澈	(172)
·王云峰·	
“佛光”重照拉卜楞寺大经堂	(178)
·王志耘·	
军心连着灾民心——苏皖浙沪三军抗洪抢险纪事·一寸土 ——云南边防纪事	(186)
·王满·	
啊，那瞬间的辉煌——致张宪中	(193)
·林楠·	
鲁冠球国际市场闯荡记	(199)
·要力石·	
钟情于这片土地——访郝治纯教授	(205)
·曹国强·	
中国核潜艇诞生记	(212)
·蒋洪·	
吴运铎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	(218)
·方政军·	
“踩线人物”田玉华	(221)
·郭庆华·	
大江情	(227)
·于磊焰·	

潇洒不是梦——都市新潮写意	(232)
· 杜跃进 ·	
小兴安岭的回声	(239)
· 卞维旭 ·	
她在弥留之际——吴贻芳和金陵大学校友们	(250)
· 揭衍珍 ·	
拒腐防变旗更红——今日好八连	(255)
· 张晓华 ·	
271次列车洗劫案采访手记	(263)
· 池茂花 ·	
爱农民 写农民——访“山药蛋派”五战友·门楼的变迁	(272)
· 王炜中 ·	
这趟快车真快乐！·“兵临城下”之后	(278)
· 汤计 ·	
两袖清风，一身傲骨——记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郝耀忠秉公执法的事迹·包头市长与待业青年	(283)
· 徐殿龙 ·	
一个女人与一场“爱”的战争	(291)
· 陈新洲 ·	
神农架有“野人”吗？	(303)
· 屈胜文 ·	
昆仑丰碑——人民解放军建设青藏线纪实	(308)
· 张锦胜 ·	
“焊接大王”的追求·“三分天下”自何来——记“中国第一锅城”广东电饭锅厂	(313)

• 龙文彬 •

男，1943年11月14日（阴历）生，196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现任新华社贵州分社采编室副主任。

通讯是新闻写作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体裁。它能充分运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现手法，以活生生的真实形象，向读者再现典型人物和事件，记录时代的风云变化，展示绚丽多彩的社会画卷。从中你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声，看到当代生活的真实写照，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领略新闻大师传神之笔的魅力。人们称赞那些脍炙人口的通讯佳作是时代的镜子和鼓舞人民前进的号角。它像一首诗，意境深远；它像一篇散文，满目珠玑，可以同优秀的文艺作品一样媲美。

从苗寨走向世界 ——记苗族蜡染艺术家杨金秀

北京，首都机场。

一架银灰色的民航客机载着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团腾空而起，向太平洋彼岸飞去。在28名展览团成员中，有一位身着蜡染衣裙、头挽云髻的农村妇女，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来自贵州高原山乡的苗族蜡染艺术家杨金秀。

多伦多的轰动

1982年5月1日，加拿大名城多伦多的安大略科学中心展览大厅，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这次展览，除了展示指南针、火箭等实物和帆船模型外，还汇集了中国特有的剪纸、面塑、泥塑、竹编、活字印刷、造纸、青铜器铸造、书法、篆刻、拓印、少数民族刺绣、蜡染等传统技术。

杨金秀就是蜡染工艺的表演者。开幕那天，她一身艳丽的苗家服装，顿时把不同肤色的外国观众吸引到身前。在众目注视之下，面对桌上的一块白布，她手中的帚形小蜡刀就像画家手中的画笔，挥洒自如，不到一个钟头，一幅浅褐色的鱼鸟花虫果木蜡画图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外国朋友眼前，人们惊呆了。一时之间，杨金秀成了展览大厅的中心人物，无数双友谊的手伸向她，无数双尊敬的眼睛钦慕她，各种摄影机、录像机镜头对准她，留下了难忘的动人场面。

第二天，加拿大安大略省总理威廉·戴维斯同杨金秀热情握手的照片，以显著的位置刊登在美加合办的《国际日报》上。杨金秀，这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妇女的名字，轰动了多伦多，传遍了加拿大，被当地的报纸、电台称为“博士”、“大师”、“童话里的仙姑”、“地球那面的神奇人物”。展览团带去她的10多件蜡染制品，开幕第二天，就被抢购一空。许多外国朋友称她的蜡染为“超众之文化”、“美的奇迹”。一位叫安德诺的加拿大友人在留言簿上写道：“杨女士，谢谢你们远道而来，为多伦多的春天平添色彩。你是一位春天的使者。”

在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的6个月里，杨金秀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精湛表演，每天都使数千观众为之倾倒。有的观众在她表演台前一站就是几小时，直到闭馆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有的去了又来，不惜多花费5元加币再买一张门票；还有的立即打电话或写信通

知在外的亲友，要他们迅速赶来多伦多，观看杨金秀的蜡染工艺表演。

本是普通苗家女

杨金秀的表演引起了轰动，人们开始带着疑惑的眼光探询她的真实身份。

一天，有两个外国朋友在表演台前突然问她：“你有这样的艺术，你在中国的丈夫一定是位高级官员吧？”

当翻译把这句话转告给杨金秀后，她笑了起来：“先生，你太夸奖了，我的丈夫不是什么高级官员，而是一个种田的农民。”

“你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吗？”

“是的，我是一位苗族妇女。苗家妇女的心是纯的，手是巧的，我只是许许多多姐妹中的一个。”

1948年农历10月，杨金秀出身在贵州安顺县蔡官镇梅家庄一个苗族农民的家庭。同所有的苗家姑娘一样，她从小就受到苗族传统蜡染艺术的熏陶，喜欢穿蜡染和刺绣图案装饰的衣裙。4岁时，只要看见蜡染图案，她就象着迷一样的目不转睛，伏在桌子上学着大人的动作用手指临摹。阿妈见她聪明好学，便从20多里外请来一个90多岁的苗家老画师，到家中画了一些蜡染图案，让她制作了几套蜡染衣裙和背扇。7岁时，阿妈去世，她只好自己打扮自己，从13岁起便开始学画蜡染布。

贵州是著名的“蜡染之乡”。千百年来，蜡染传统工艺一直在苗、布依、仡佬、水等少数民族妇女中代代相传。在许多苗乡、布依山寨，姑娘们在幼小时候，就学刺绣和蜡染；到少女时期，她们就已经准备了成箱的蜡染嫁衣。她们开始恋爱时，送给意中人的第一件礼物也是蜡染飘带。小伙子们得意地将它挂在腰间，或扎在芦笙上，以显示女友的艺术才能和智慧。结婚时，蜡染嫁妆的优异，又是对新娘心灵手巧成绩的考核。蜡染艺术，装饰着她们的一切生活用

，凡是衣裙、围腰、头巾、挎包、手帕、床单、包被等，无不绚丽多采。

杨金秀回忆自己的童年，深情地说：“我们苗家的蜡染，就像一幅幅绚丽的山水画，只要手中拿起那3寸长的铜制蜡刀，在桌上铺上一张小白布，便把我带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

杨金秀不仅有绘画的天赋，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幻想和追求。她虽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勇于革新，博采众长，大胆地把大自然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融化在蜡染绘画中，使其蜡染制品充分表达了自己清新明快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取材多样，意境隽永，构图丰满，造型典雅，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风格。她的《神龙变幻》、《凤葵同心》、《相依为命》等蜡挂，花中游鱼图的包袱，一枝花出多花开的围腰，蝶恋花的被面，锦鸟迎春的背扇，鱼戏图的靠背，花开鸟飞的被罩，双鸟舞花的电视套等蜡染制品，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1970年，杨金秀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在勤学苦练中，她的蜡染工艺日臻成熟。这一年的初五至初九，正是安顺一带苗族传统的跳花场（亦称游方），是妇女们互相观摩、交流技艺的“赛花会”。杨金秀特意给侄女绘制一套蜡染服装和背扇参加比赛，蜡染上的花是笑颤颤的，鸟和蝴蝶是活生生的，在成千上万姑娘蜡染制品比赛中出类拔萃，一举夺魁。从此，四村八寨的姐妹们络绎不绝地来她家登门求教，杨金秀的名字传遍苗家山寨，成了著名的蜡画师。

1981年，在有关部门的推荐下，杨金秀的10多件蜡染制品，在参加北京举办的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预展中，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从此，她的蜡染工艺从乡间走进城市，从中国传到西方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被誉为东方的艺术之花。

她跨入了企业家行列

在多伦多，在西雅图，许多外国友人观看杨金秀的表演后，有的提出与她合办蜡染厂；有的邀请她留在国外，她都拒绝了。也有人一再询问她：“在中国什么地方能订购到你的蜡染制品？”这却使她为难，因为她是农民，不是专门生产蜡染制品的企业家。贵州虽然是“蜡染之乡”，但过去蜡染工艺长期只流传在山乡僻壤，是少数民族妇女一种自产自用产品。

要是能把苗家姐妹组织起来办一个蜡染厂就好了。这样既能使蜡染艺术发扬光大，又能满足国内外消费者对美化和丰富生活的需要，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杨金秀萌发了自办蜡染厂的念头。

然而，一个农村苗族妇女要办蜡染厂，谈何容易！资金、设备、厂房哪里来？1985年，一家杂志的记者了解到杨金秀的处境，写了一篇题为《一个艺术家的苦恼》的文章，以抢救民间艺术的责任感，向社会发出了呼吁，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重视。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杨金秀进城办蜡染厂了。但一些祖祖辈辈受封建礼教束缚着的人对这件事看不惯，一时间，各种非议四起：

“自古苗家好女不出门，一个女人离开丈夫和孩子进城办厂，真丢人！”“杨金秀出国见大世面后，现在看不起我们苗家人啦！”“莫不是她早就变心了，从此再也不想回梅家庄？”

面对这些责难，杨金秀很伤心。但一个艺术家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为祖国争光的责任感，终于驱使她冲破旧观念的藩篱，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去年初，她带着18位苗族、布依族姐妹从梅家庄来到了贵阳市，挂起了“贵阳侨光杨金秀蜡染工艺美术厂”的牌子。今年初又通过联合的形式，办起了“贵阳杨金秀蜡染联合公司”。从此，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友人和港澳同胞前来厂里参观、订货。杨金秀和她的姊妹们把传统工艺与现代化生活融为一体，开发出具有

鲜明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艺术蜡画、蜡染丝绸服装、蜡染包件、蜡染领带等四大类、近百个系列产品，畅销世界上 10 多个国家。

蜡染，这株贵州高原的乡土奇葩，终于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汇入新时代的洪流。愿“蜡染之乡”涌现出更多象杨金秀这样勇于改革的艺术家！

(《瞭望》周刊 1987 年第 32 期)

• 余 曜 •

1956年生人。1975年进上海市五四农场。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复旦新闻系。1982年8月至今，任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

根据我的忖度，通讯，作为一种新闻写作样式，如果不那么强化其文学性，大致可与西方新闻学中的深度报道类比。事实上我也不太赞成那样一种说法即通讯是新闻写作中掺入文学性的结果。说到底，新闻与文学是互相独立的两大种类。如果说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点是商品，那么新闻的基点是事实，而文学的基点则是形象。因此新闻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提供事实，或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即说是：尽可能扩大信息量。通讯，或云深度报道，在这个领域是可能尽情驰骋的。

101 震荡

众人瞩目的“海燕”如今无力振翅高翔，这究竟是为什么？

甩去重负，还我一个搏击长空的雄姿，在万人注目下。

龙年肇始，大型国营企业101厂走出困境的求索，吸引了上海各界人士关注的目光。一家普通企业的荣辱兴衰，竟成了震荡人们

心灵的“震源”。在近年经济体制改革波澜迭起的氛围中，始终平静得近乎沉闷的上海，终于出现了她的第一个“热点”。追踪事态的前后变化，可以发现，发生在101厂的事，引起全社会瞩目决非偶然；它们对长期受产品经济旧体制观念束缚的上海人，是有着巨大启迪意义的。

“海燕”飞不动了

2月25日，上海一家日报发表了一则新闻：生产“海燕”收录机的上海101厂厂长吕步洲辞职。那一天，从早到晚，从厂里到家里，打给吕步洲的电话接连不断，找他的人络绎不绝。人家都惊讶地问他：怎么啦？你为什么辞职？这也难怪，上海市推行厂长负责制以来，极少听到厂长辞职的消息，报章公开报道，则更是绝无仅有。

其实，吕步洲早在1月18日就向上级主管局呈上了辞职书。当时，企业经济上窘境毕露，职工代表大会对厂长强烈不满，促使他做出了决定。

101厂是上海有影响的大厂。他们生产的“海燕”收音机、收录机，享誉全国。1985年这家厂利润仍高达1500万元，时隔两年，1987年，帐面利润却仅存54万元。堂堂大厂，何以凄惶若此！

说来可叹，近几年来，101厂时常笼罩在不景气当中。早在80年代初期，“海燕”收录机因质量优异，曾荣获国家银质奖。但好景不长，收音机市场突变，产大于销，形势不妙。企业赶紧准备“调头”，生产收录机。眼看样品已经试制出来，上级部门却下达行政命令，要求企业按既定的“轨道”运行：组建年产量突破百万台的收音机总厂，不准生产收录机。正准备调整方向的航船只得眼睁睁地向浅滩驶去。直到一年半以后，大概是眼看自己的主观臆想与市场形势相去太远，有关部门方才同意101厂生产收录机，这时“最佳时机”已悄然失去。

吕步洲是1984年11月18日走马上任的。这时,101厂正面临了新的“危机”。由于国内生产收音机的厂家蜂起,生产能力过剩,一场“你死我活”的混战势不可免。在这场“战争”中,人们注意到一种严重的“反差”现象:拥有技术、实力优势的国营大厂,反倒每每“败北”,市场被集体所有制小厂接连“吞食”。101厂也未能幸免,库存逐日上升,效益连年锐减。

眼看企业品种单调,吕厂长上任以来,一直把尽快调整产品结构放在首位。他处心积虑,要拿出叫得响的产品,使企业在市场风浪的颠簸中,站稳脚跟。吕厂长首先把视线投到电视机上,按照他们的“算盘”,如能生产、销售10万台黑白电视机,以每台获利10元计,年利就有400万元。不久,101厂与上海一家集体企业银燕无线电厂合作,生产了一万四千台“云燕”黑白机“投石问路”,对此,上级部门做出了明确反应:“不准定型、不准报价、不准销售”,企业的一线生机被遮没了。

嗣后,吕厂长经过市场调查,决定开发市场紧俏的冰箱压缩机。行家都认为这是一着“活棋”,通过努力,有希望形成101厂的“拳头”产品。去年他们已经开发成功了样品,正有待扩大批量,投放市场,但无情的时间却已步步紧逼:企业产品积压严重,资金难以回笼,“海燕”折翅在即……

在采访中,101厂的职工向记者反映,吕步洲原是位主任设计师,精通雷达、微波技术,但是作为一个厂厂长,他的经营才干、治厂韬略,并非无懈可击。的确,以往吃惯“皇粮”的上海大型国营企业如何迅速转变观念,适应商品经济的浪潮拍击,这不仅是摆在吕步洲面前的严峻课题。

但是,对于吕步洲的同情毕竟大于责难,当报界陆续披露了101厂的磨难,上海企业界反映强烈,他们说,101厂的磨难,是上海企业界的一次剧烈阵痛,理当引来上海决策层的重视。如果企业在产品开发、用工、分配、技术改造、对外贸易诸方面经营自主权过小的局面不能尽快改观,要振兴上海经济谈何容易。

暂停发布新闻

公正地说，主管局解决 101 厂问题的思路，是颇具创新意识的。他们并没有采取传统的“劫富济贫”的做法，或者单单考虑从外部“输血”解困。早在 1987 年 11 月，局领导到厂里与职工对话，就说过：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 101 厂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设计，要让本系统内近年来崛起的一家“殷实富户”——上海电视 11 厂与 101 厂结对承包。

遗憾的是，主管局一开始对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经营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为了搞好 101 厂的承包，局里一些领导研究了 30 多次，可谓用心良苦，竞争机制的引入却考虑甚少。他们给企业内部潜在的竞争者设置了诸如要自筹巨额资金、以往不可政绩平平等要求；而且也没有把标的、招标要求等内容公之于众，最后，当 101 厂内有志者向局里表示了承包意愿后，只收到了局领导冷漠的反馈。与此同时，上级主管局却一味把他们设想的方案强加给职工代表讨论。

这样，摆在 101 厂职工面前只有三种选择：除局里表示明确意向的电视 11 厂外，还有与某厂合并的方案，另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则宣布不参加竞争，但可以收拾“残局”。从去年 12 月以来，企业财政赤字在不断上升，职工代表们却济济一堂进行着无休止的马拉松式的方案论证。

事情本来已经按照主管局的意愿揭晓了。但是一个似乎偶然的机会却导致了必然的转折。2 月 27 日，本是主管局打算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引人注目的集体厂承包国营厂新闻的日子，但此前一天，上海报界的一则报道中提到，101 厂 3000 名职工中至今无人挺身而出，承包自救。这并不浓重的一笔，在 101 厂却激起了轩然大波。主管局苦心经营的局面至此急转直下，宣告终结。新闻发布会不得已临时改成“恳谈会”。